

作品·年里的光阴

数着日子等过年

■特约撰稿人 华静

每每说到春节过年的话题,总是会在心里泛起一层层温馨的涟漪。每到年底,人们就开始数着日子等过年,开始怀念童年放过的烟花爆竹,急不可待地畅想来年生活的美好。

因为担心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,多少年没有听到鞭炮声了。有时候,还真的渴望再见到那满地的红纸碎,尽快融入那一片热闹吉祥的过年的气息中去。

家家户户,仿佛都只有一种过年的模式——忙年。从小年二十三开始,一直忙到大年初一;然后,又从初一忙到正月十五闹花灯、猜灯谜、吃元宵的日子。

北方的春节,三十晚上包饺子,初一早上也是包饺子,在鞭炮浓烈的气氛中,即便只是一顿饺子,都能让人们体会到年的味道。年夜饭也有大鱼大肉,也有白菜炖豆腐,也有炒的各种菜肴。那时,许多家庭不仅人口多,收入也有限,平时人们一般不常吃肉,但为了过年,谁家都不会吝啬。

三鲜馅的,韭菜肉馅的,白菜肉馅的,胡萝卜羊肉馅的,甚至还有冬瓜馅的……吃饺子时,要拿出腊八那天泡好的蒜。玻璃瓶装着,能看见瓶里已经泡绿的腊八蒜,看着就有胃口。

一年中吃了多少顿饺子,没有人会上心统计,但过年时吃几顿饺子,都有安排。因为离开饺子,就少了过年的灵魂了。

过年的团圆饭,讲究的就是一家人都围在一起。守着老人孩子,守着一年来期盼来的这幅画面,守着桌上那条红烧鱼,守着亲人们的张张笑脸,念念不忘那一句:祝全家人幸福平安。

那时候,孩子们并不懂父母的艰辛,因为,那个年代的父母没有时间让孩子们看到他们勤奋劳作的场面,他们也从没有将这艰辛挂在脸上,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,他们用心张罗的一桌普通的年夜饭,就足以撑起孩子们童年的梦。

有人说怀念鞭炮声的过年,怀念以前一家人开心的美好,顿觉有同感。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一家人有很多机会交流互动。看电视,逛街,买年货,聊天,拜年。聊到谁家的孩子有出息,顿觉自己的生活都有了奔头。

好像并不奇怪,那时的人们刚刚温饱有余,却从未舍弃或忽略民间过年的传统习俗。乡情、友情、亲情,在他们眼里,心里都浓厚得化不开,他们崇尚的是人心向善。

那时候的肉,有肉味。那时候的糖,真甜。春节,不知会让多少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人记起童年的故事。记起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老人走亲戚的情景。那时,孩子们单腿,走亲戚也是长见识。所以,每当家里老人要走亲戚,一般都愿意把孩子带上。尽管开始孩子们并不愿意去,怕见生人,但一旦走过一次亲戚,真的就学会了许许多多待人接物的礼节。

每次走亲戚时,孩子们都有过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脚踏冻冰的经历。路程并不远,只是那时候的冬天真冷。冷到地上能冻裂出一条沟缝来。脚踏地上,半天缓不过劲儿来,得慢慢地活动,直到感觉自己的脚真的踩在地面上时,才去忍受随之而来的酸疼。南方的冬天阴冷,北方的冬天则是干冷。

屋檐下,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子,窗前的积雪下面,埋着放有已经炖好肉的盆子,简直是天寒地冻。那时候,街面上拎着大包小包走亲戚的人那么多,孩子们跟在老人身后,在飘着雪花的路上开心地笑啊、说啊、跑啊。好像不知道累,也不知道疲乏。无论走到谁家,都有一种温馨的氛围。即使再贫穷的人家,也会在过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家打扫

得干净利落。走进每一家,在家具无几的房子里,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墙壁上贴着的那些色彩明亮、鲜艳热烈的年画。

谁家老人见了前来拜年的孩子,都会情真意切地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放,那淳朴的情感就会从鼓励的话语中展现出来。在老人眼里,过年,过的是孩子们的年,过的是一种心劲儿和希望。

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,都留有一幅画面:穿着崭新的衣服和新鞋子,小心翼翼地压岁钱放在兜里。虽然只是一元两角甚至一角两角纸币,兜里还装着糖果、瓜子和花生,还有小鞭炮。

后来,无论在哪里,只要听到《难忘今宵》的旋律响起,怎么会不百般感慨?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,那年味浓厚的时光让人怀念。

在异地过年的人们,听到《难忘今宵》的乐曲,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下来。多想赶回家去,挤在厨房里,帮着家人忙忙碌碌地准备年夜饭。

贴对联的时候也是开心的时候。老人煮的糍粑,盛放在一个小桶里,先贴大院的对联,再贴家门口的对联,甚至,连柴堆上,胡门口都要贴上一个福字。

尽管今天的父母都已满鬓白发,但只要说起过去过年的氛围,他们照样神采飞扬,兴致不减。不仅说起半夜里就出门扫雪的往事,还把当时纯真的、真诚的心地不经意间传递给孩子们;时刻装着别人。

就拿过年期间邻里之间互相送礼的事来说吧,其实也就是一包瓜子和糖块,或者是各家蒸好的包子和枣花、点着红印的馒头,炸的藕合或芝麻焦叶子……但送和接的过程体现邻里大爱。朴素的情感,点燃的红蜡烛,门框上挂着的红灯笼,记忆中的过年,讲究的就是热闹。每一家,呈现的都是满满的家和万事兴、一堂和气的满满甜意。

亲情的祥和之气,体现在除夕夜,就是从城里到乡村,不间断的鞭炮声和礼花绽放,一夜的璀璨。晚上,看着枕边的新衣,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除夕夜守岁,守着守着就睡着了。睡梦中,穿着新衣服,奔跑在大街小巷,嘴里,嚼着一块甜到心底的糖块……

北方的春节有大拜年的习俗,一早,就被鞭炮声喊醒了。穿上新衣服,跟着年龄长些的邻家哥哥姐姐,挨家挨户地去拜年。还没进门,在门口就兴奋地大喊:拜年喽,拜大年喽。脸上是发自内心的欢畅,轻盈的脚步不只是因为穿上了新鞋,还有一腔满怀畅想的节日憧憬,引领着那时的孩子们一直奔跑向前。

欢欢喜喜过大年,贯穿在整个正月里。人们一见面还是互相拜年:“过年好,过年好。”

只是,过年的时候,最怕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说:太想回去了,因为那时候有奶奶在,有外婆在。

过上好日子了,最怕恋恋的就是自己最挚爱的亲人们。

过年啦,过年啦,国泰民安中国年。这不正是每个人心里最真切的期盼吗?

如今,疫情三年后,各地解封。回家过年的心愿得以实现。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会不会在见面后释然,满腹的心里话能不能在除夕夜倾吐,丰盛的年夜饭是否盖过了家人相拥的场面……过年的回忆和期待啊,不就是数着日子等待团聚吗?

人都说,你期待的所有美好都在路上。可是,对于离家漂泊的游子,即使走过再多的路,最难忘的、最喜欢的、最留恋的,还是回家的那条路。

愿2023年与疫情说再见。希望人们一切顺利,都平安。

过春节休养生息

■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对我来说,返乡过年,就是休养生息,虽然要见许多人,喝不少酒,但闲暇下来的时候,坐在阳光里发呆的那一小会儿,就会体验到一种庞大的安宁感。人不远千里,要回故乡,追求的是什么呢?无非是在一隅之地,呼吸着熟悉的空气,耳边传来隐约的乡音,傍晚的时候呼呼唤友,体会那股热闹,哪怕散场之后一个人步行回家,也安心且快乐。

家附近有一大片栗子树林,出了小区门,穿过马路就是,栗子林藏着几个单位,还有一个门脸不容易被发现的饭馆,冬天的栗子林里没什么风景,但还是愿意在里面的小路上走走,觉得很悠闲,其实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,有这样一片安静的树林,都会让人觉得悠闲啊,但这里特别的地方在于,斑驳的树影下,还遗落着记忆——在不同年龄段时都曾来过这里,现在再来,是与过去的自己的碰面。自己和自己迎面撞见,就是挺自然的一件事了,起码不会尴尬,哪怕一句话也不说。

树林的东边有一条宽阔而平缓的河,开车四五分钟能过去。由于河面巨大如湖,所以聚不齐风来,冬天走在河边,也感觉不到寒冷。河滩被开发成了公园,开放式的,没有门或者栏杆阻挡,每隔几十米,就会有一个摊贩,他们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,享受着免费的、远大于自身需求的经营空间,有一年,我带女儿在这里买了摔炮、红色小铁桶,吃了糖葫芦,玩了街头游戏机,这些都是我童年时喜欢的,她同样喜欢,果然孩子的爱好基本都一样。

河再往东,是一座海拔不过一百多米的山丘,山丘虽然不高,但蔓延数十公里。每次回老家,都会去山里走一圈,进山的入口没有变,停车的位置没有变,行走的栈道没有变,卖蜂蜜的老人十多年如一日,仿佛他一直等在那里似的,闲聊天的时候,随口说一个人名,他便会连声说“认识,认识”,我每次都会换一个人名,他每次都说“认识”,我不是在恶作剧,他也说得很真诚,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的特点之一吧,让人觉得,走到哪儿都有亲戚或朋友。

县城有电影院,往年春节,会在大年初一这一天,都泡在电影院里,三四部连看,一个场子结束,串到另一个场子,感觉像少年时泡录像厅。今年春节档档期的电影比较多,一天恐怕是看不完了,那就分两天。在县城电影院看电影,和在一线城市影院看电影,是有区别的,县城电影院还保持着露天影院的一些气息,这些气息主要由观众带来,他们看电影的反应,包括开映后几分钟内的聊天声,进入故事之后发出的笑声,叹息声,和大城市观众不一样,我有点着迷于观察并聆听他们的反应,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部分。

县城的夜市摊,在春节期间更是热闹非凡,一条窄而长的街,两边摆满了摊铺,传统的美食,现代的各类电子小玩意儿,收拾头发和收拾脚的店面,热气腾腾的油锅,还有此起彼伏的小喇叭广告……这些组合在一起,就组成了一条神奇的街,北京有世贸天阶、后海酒吧街、三里屯购物街,我觉得它们和我们老家的夜市一条街,虽有区别,但各有千秋,逛起来各有乐趣,谁都不能取代谁,而可以自由穿行在各式各样的街区,人才会像鱼游在河里,觉得无拘无束,神清气爽。

春节是团圆的、热闹的、欢乐的,同时也是惬意的、放松的、舒适的,人在春节这几天的感受,会给自己精神里注入一些能量,会让人在接下来的一年,更努力、更勤恳,只为下一年春节过得更好。千百年来,正是有着春节这一休养生息的时节,人们才会在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所带来的强大气场下,收拾好精神面貌,重新再出发。

他守在故乡

■韩晨阳

每次过年回家,我们都会回到一个小村子,那是父亲出生的村庄,也是一个导航地图都没有标注的位置。通往村庄的道路年久失修,坑坑洼洼的,下雨时,坑里的积水没过小腿。

车辆晃晃荡荡终于来到了村里,路况稍微好点了,在一座瓦房的门前,看见一个人,他瘦高,面部黝黑,带着一点健康红晕,穿着黑色布袄,他正是三爷爷。看到我们的车过来,立马朝我们挥挥手,嘴里还不停说着什么,不断冒着白色的哈气。三爷爷是我父亲的三叔,我不知道他究竟住在这里多久了,只记得自己开始有记忆时,每次参加春节扫墓活动的时候,都是他带路。

三爷爷将我们迎进院子。他家小院子里有一小片菜地,一个压水井,小时候我经常去打水玩,旁边还有个仓库,搁置一些农具和杂物。他没养什么动物,院子显得格外冷清。三爷爷的儿女都搬到城里住了,只有他执拗地和三奶奶坚持住在这里。

三爷爷招呼我们一起进屋,坐在沙发上聊天,沙发是那种木制的,没有垫子,不适合久坐。通常会问我们在北京的情况,问父亲的工作如何,问我和妹妹学习情况……三爷爷的家乡话说得很快,但对我来说,则像听外星人说话一样,久居北京的我们几乎听不懂,只能靠大人从旁翻译,勉强对答几句。

说话间,三奶奶的午饭也准备得差不多了,菜品非常丰富,有红烧肉,猪肝,蒜泥鱼,还有猪肉大葱馅和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吃过饭后,三奶奶拿出黄纸,开始把她剪成铜钱的样子。她的手法干脆利落,只半个小时,三大沓黄纸全部变成了铜钱的样子。

三爷爷拿出一个篮子。篮子里装着一瓶白酒,一小盘饺子,一小盘肉,用塑料袋包了起来,几枝花,是父亲来村子之前买的。然后,三爷爷用电动三轮车载着我们,去往一片空旷的田地,这片田地就在村外的小路旁边,穿过一家养猪场,跨过一条臭水沟就到了。

我们走在硬实的田埂上,由三爷爷带头,父亲在中间,我则拉着妹妹的手,防止她摔到田里去。田地空荡荡的,夕阳西下,远方的枯树变成了剪影,与昏黄的天空相对应,月亮也早早探出头,欣赏着夕阳风景。

走了不到五分钟,我们来到几座坟前。三爷爷记得埋在地下的每一位亲人的名字。三爷爷把黄纸铜钱点燃,放在地上,磕三个头后,将篮子里的白酒打开。父亲和三爷爷在每个坟前都敬了一杯酒,放了一些饭菜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,田间渐渐变得寒冷,唯有火焰旁十分温暖。火焰燃烧着,能够切实感受到它所传递的热量,随着热量飞到了天上,逐渐消失。一些飞灰落在了三爷爷的衣服上,但他没有任何动作,只是一直盯着那片火光。

火焰慢慢地熄灭了,黄纸被烧成了灰白色的灰烬,三爷爷又浇了一些酒,用脚彻底把余烬灭掉,然后收拾篮子离开。回家的路上,我跟在三爷爷的身后,他的背已经明显的有些驼了,但他还是一直守在这里。

从明天起

■张金刚

没有哪个明天不会到来,我能与2023年新春后的每一个明天再次相遇,的确是件美好的事,断不可辜负。

海子说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……”亿万人有亿万个幸福标准,而专属自己的幸福却是唯一。“后疫情时代”,我愈发看懂自然,看懂社会,看懂你和我。于是,我愿从明天起,换种活法儿重新出发,“报复性”热爱生活。

我愿听从时节的号令,向奇妙自然与时俱进。与众人一起,流连于花下、林间、溪畔、田野,静观百花吐蕊凋零,紫叶酿绿枯黄;静听天雷滚滚隆隆,众虫嘈嘈切切;静待果子成熟脱落,牲畜繁衍生息……与一条江河、一棵古树、一弯新月、一片晚霞对坐,望见自己的渺小与匆匆;与一株小草、一片丛林、一只蚂蚁、一群飞鸟共生,找到彼此的领地与平衡。这本是自然应有的样子,趁年华正好,领略并善待天造地设的万千美好。

我愿试着把微笑投向每个人。不会再为遭逢的漠然以待、态度强硬拍案而起,动不动就差评,就投诉。想想他们或许正经受生活的强压,或许单调的工作已重复了上百次。微笑着冷静面对,相信会迎来满面春风。有意思的是,对那些顽劣乖张的追风少年们,我不再怒怼指责,而是微微一笑说引导,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是社会的主人,我们或将在他们的庇护之下。

从未如此与家人漫长相守,整个外界似乎只剩我们。最温情、最有感的事情便是系上围裙操刀掌勺下厨房。蒸馒头、擀面条、炸油条,做蛋糕,弄凉皮,全不在话下。

大厨既然炼成,定不能荒废。迎着时令到乡间淘些蔬菜瓜果、禽肉蛋奶、米面粉油,就连饮用水也要是几经辗转从山里取回的山泉,若有片田地种些杂七杂八的果蔬自是最妙,这些与大地最近的果腹之物,绿色纯天然,最养胃养人。厨房一定要洁净,伴着新闻或音乐,与家人共奏锅碗瓢盆交响曲,曲子里有炖肉炖菜的浓香、有逗趣斗嘴的情调、有家长里短的絮叨;把时间浪费在自家厨房,专注于营养美食,这当是浸润寻常日子烟火气的最浪漫的事儿。

希望对遇的每位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亲人,都微笑招呼,既能相逢,何必久别。想见,就无所羁绊地去见吧。想见那位苦心经营农事的兄弟,摘几根黄瓜、几个西红柿,炒两小菜,把酒聊聊农事与未来;想见那搞红色文化研究的老人,一起走访散落乡间的革命遗迹,寻找不变的初心;想见曾经共事的年轻人,听其讲述努力工作打拼生活的辛酸与快意,告诉他们“我们都一样”;想见另一个城市的文友,谈谈文学的使命与担当,努力写出记录时代的好文章;想见那些疏于来往的亲戚,攀攀亲戚叙叙旧,那些不愉快都忘了吧,毕竟是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的一家人……让我们纵情地约起来,不等改天,就在明天。

从明天起,饶有仪式感地正视每一个节日、生日、纪念日,将生活过得有趣有调。从明天起,看淡所有冷眼与偏见,自信自我、身心愉快地过好每一天,因为生活是我的。从明天起,视“健康快乐”为成功标准,将锻炼进行到底,留住青春也要留住青春的心态。从明天起,喝喝茶,唱唱歌,旅旅游,让人生光彩起舞……

痛过,哭过,累过,扛过,一切终将过去,回归来之不易的平凡日常。从明天起铭记过往,珍视当下,重识自己,好好生活。

父亲的年

■刘燕成

除夕那日,尚未见天亮,父亲就起了床,从老屋瓦廊下生锈的旧型头旁取来镰锄,摸着朝屋外走去。睡梦里,朦朦胧胧听见父亲走过我们窗前的叨念声,“三十丫(夜),扫夏纳(垃圾)”。

数百年来,村庄里流传着除夕之夜大扫除的传统习俗,父亲更是对这一习俗特别在意。廊前屋后,堂上梁下,都是要翻天覆地一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才放心。老早,父亲就准备好了打扫卫生用的刀具,还给我们每人购置了过年穿的新衣服和开春后上学用的新书包,以及过年用的炮仗。反正,哪怕离春节尚早,我们却已在父亲那里嗅到了过年的喜气。

过年时,春联是肯定要写的。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父亲,却写得一手好字,村庄里,十有八九人家的春联,都是父亲写的。父亲去帮人写春联时,总要叫我去做帮手。磨墨、裁纸、撑纸、拉纸、折联、晾联、贴联,这些活儿,包干了似的,让我一个人做。父亲写联时,不许人出声,只听得写联的八仙桌上的炭盆里,咣咣咣的,发出火苗细微的声音。我站在父亲的正对面,双手托起春联一端的两个角,平稳地站着,屏着气,不敢随意走动,亦不敢随意言语。待得父亲用热开水泡软的毛笔蘸了墨,轻轻一挥,写完第一个字,做出嘱我往后拉纸的手势,我方敢将身子微微往后挪移一小步,同时将手撑着的红纸稍稍往后拉动。“停!”父亲突然叫住我,他蘸了墨,便又继续写下下一个字。

贴春联是我怕的活儿,一是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的差,二是我特别不喜欢那贴联的稀饭黏糊糊的滋味。父亲举着棕皮刷把在旧年的门柱上打好了早先煮熟的稀饭,然后提着晾干了的春联,站在水凳上由上到下地将春联贴到门柱上。我站在离门柱两米开外远的空地上,吞吞吐吐地朝正在贴联的父亲喊:“好像要再贴上去一点,好像要往右一点……”弄得父亲左右为难。

我们自家的春联,至我上中学后,似乎就不用父亲再操心了。但开始学写春联时,因怕人笑话,怎么都不敢提笔。“你不学怎么能会呢?”父亲硬来愤怒的目光,意思是都中学生一个了,不敢写也得写,非写不可。因内心恐惧,加上天气又冷,战战兢兢地提了笔,写完几副歪歪扭扭的春联,父亲实在看不下去,走过来,握住我的手和笔,逐笔逐画地教我。

父亲特别喜欢炮仗,哪怕年景不好,这也是必不可少年货之一。那时的乡场上,炮仗品种不多,父亲就跑到湘西那边的鞭炮厂,买来那种既大个和响声大,又特别肯爆的,每日早晚两餐饭后,便点上几个。村庄里的孩子们,眼瞅着年关就要到了,便成群结队地逐户拜起早年来。大人们馈赠的礼物,当然要数炮仗是最好的了。夜色未深,就见得村庄上空突然间升起腾起一道光,“噼”的一声穿过树梢,在逐渐泛黑的夜色里“啾”的一声爆响,盛开出一朵灿烂的烟花来。此时,父亲正坐在老屋门框外的檐木树下笑嘻嘻的,说那炮仗是他买来的,肯爆,是好货,赠了一颗给村庄里最调皮的“十斤棒”那娃。

在除夕之日,进屋和出门的那条山道,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劳动对象。山道上落满了黄黄的竹叶,枯败的野草倒躺到了路边上,破碎的青石板斜斜地横在路坎上,一些野草苗儿从路边的粪土里抽出了枝叶,似若这一路的乱象,只有这年才抽得了空去收拾。然而,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村庄过年了,我知道那山道上的乱象,一定是越发的不堪收拾了。

2007年的4月,父亲去了,这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痛。

